

深揭狠批“四人帮”及其在江西的亲信 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

——省直机关代表吴吉祥同志在第三次全省
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发言

江西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开创的第一个红色革命根据地，地处东南前线的战略后方。林彪反党集团阴谋篡党夺权，对江西垂涎三尺，苦心经营多年，妄图把江西变成他们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固守”据点；林彪反党集团垮台以后，“四人帮”紧步林彪的后尘，网罗和扶植林彪反党集团的残渣余孽，妄图把江西作为他们篡党夺权、搞反革命复辟的一个重要阵地。王洪文、张春桥直言供认，他们对江西“在看、在管”，而且“观察了四年”之久。就在这几年，“四人帮”指使和支持其亲信涂烈等极少数人兴风作浪，大搞修正主义，大搞分裂，大搞阴谋诡计，猖狂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那时候，江西的上空乌云翻滚，地面群魔乱舞，给江西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江西人民，对“四人帮”插手江西的滔天罪行，早就深恶痛绝，怒不可遏，进行了有力的抵制和斗争。“四人帮”一经揭露，全省人民即以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投入了对“四人帮”及其在江西的亲信的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大量事实表明，“四人帮”及其亲信涂烈等人，是江西几经反复、老是不得安宁的祸

根，是破坏我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罪魁，是二千八百万井冈山儿女不共戴天的死敌。

一、从林彪死党程世清的黑干将到“四人帮”的亲信，是涂烈等人猖狂进行篡党夺权阴谋的一部罪恶史

“四人帮”同林彪反党集团是一丘之貉。他们有着共同的阶级本质，都是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表，推行的都是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极右路线，妄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的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四人帮”在江西精心挑选和培植的亲信涂烈等人，决不是偶然的凑合，而有很深的历史根源。他们过去都是投靠林彪反党集团的，积极参与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是林彪死党程世清的黑干将。这些人，还没有从林彪反党集团的贼船上下来，又上了“四人帮”的“帮车”。

早在党的九大期间，涂烈参与了林彪秘密策划的“选谁不选谁”的反党分裂活动。由于涂烈积极推行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为林彪篡党夺权拼命效劳，程世清力荐他为林彪的“东床驸马”。程世清在九大期间，还向林彪死党叶群详细介绍了涂烈的情况，叶群亲自到江西小组看了涂烈。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潘世告积极支持林彪反党的政治纲领和理论纲领，他欺世盗名，恬不知耻地叫嚷：“我代表江西的工人阶级选林×××当国家副主席”，为林彪抢班夺权卖力效劳。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的反革命政变被粉碎后，程世清从庐山回到南昌，立即找涂烈私下谈话，说“今后谁能统一得了我们的国家，我主张打仗”，对他进行反革命武装政变的路线交底。当林彪

反党集团从政治、军事、组织、情报等各方面加紧进行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准备时，林彪死党周宇驰、王琢受林立果直接派遣，于一九七〇年十月六日带来水陆两用汽车样车秘密窜到南昌，要程世清在江西仿制这种反革命政变武器。当天晚上，涂烈参与了程世清同周宇驰、王琢的密谈，第二天下午，涂烈陪同周宇驰参观了江拖的生产能力。八日上午，涂烈又和程世清等人陪同周宇驰观看了他们秘密试制的反坦克火炮射击表演，并一同在火炮前和火炮上合影留念。就在观看射击表演休息时，程世清当着周宇驰的面，布置涂烈在江拖仿制美国机械骡式的火炮（代号为110—2），要求这种火炮体积小，重量轻，马力大，火力猛，可以爬山，走水田，适应江西地形，适应林彪阴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妄图“固守江西”的需要，涂烈当即接受了这个任务，并赶制出一门。程世清曾将这门火炮的图案连同他与林彪在井冈山密谋后秘密制造的火炮送往北京，向林彪报功请赏，林彪派其死党邱会作看过。现在，已经查到的涂烈与林彪死党周宇驰在火炮上合影留念的照片和涂烈赶制出来的那门代号为“110—2”的特种火炮，成为涂烈拼命为林彪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妄图“固守江西”罪恶阴谋效劳的铁证。那个曾经公开赌咒发誓紧跟程世清，累死也甘心的于德馨，也为林彪反党集团“固守江西”，在南昌地区积极“选据点”、“储物资”，布置制造反革命政变武器，竭力推行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残酷镇压反对他们的革命群众。

林彪自取灭亡后，特别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批示“同意”的中央一九七二年十七号文件下达后，揭开了林彪死党程世清的盖子之后，涂烈一伙又一头栽进了“四人帮”的怀抱。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毛主席、周总理都健在，涂烈单独写信给江青、张春桥、王洪

文，不提毛主席、周总理，不提党中央。涂烈毫不掩饰地说：“我给王、张、江写信时，是经过周密考虑的”，认定“可以得到他们的支持”。“四人帮”对涂烈的黑信倍加赏识，立即电召涂烈进京，面授机宜。王洪文对涂烈说：“对省委的错误要斗争。斗争从新开始。通过你的信解决江西问题”。又说：“既然要我到中央来，我就要斗争。你以后有事可以给我打电话、写信”。“到时候给我输送点干部来”。那个曾为林彪死党程世清被揭露而悲伤得痛哭流涕的潘世告，同样受到“四人帮”的赏识和召见，王洪文在一个学习班上，唆使他“赶快回去，带头造省委的反”，指令要他“到省里来工作”。毛主席亲自批示同意的中央一九七二年十七号文件点名批判的于德馨，也一头栽进了“四人帮”的怀抱。涂烈、于德馨和潘世告，还有那个鼓吹林彪及其死党程世清是“死老虎”，而要揪“活老虎”的人和那个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正在受审查的人，抱成一团，秉承“四人帮”的黑旨意，把一些与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有严重问题的人纠集起来，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极力反对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不批林，不批孔，不批林彪死党程世清，完全否定批林整风的大方向，明目张胆地为林彪及其死党程世清翻案。毛主席亲自批示“同意”的中央文件上已经定了铁案的事，他们也要翻掉；已经调查核实，并经中央清查林彪反党集团专案组来人实地察看过的，实属林彪死党程世清为林彪修建的行宫，他们也要赖账；他们还指使一些人窜到省委清查办公室进行反调查，要为一个与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有严重问题的人翻案，公然提出要那个已经中央决定离职检查的杨栋梁出来揭发所谓“余、白、黄”的问题；他们还无中生有，捏造罪名，从“四人帮”的帽子公司里贩来一顶又一顶大帽子强加在省委和各地、

市委清查林彪反党集团的工作机构——清查办公室的头上，千方百计夺取清查林彪及其死党程世清反革命罪行的材料，以洗刷他们身上那些肮脏发臭的东西；他们精心策划，采取突然袭击的恶劣手法，围攻、殴打省委清查办的负责同志。涂烈那个打手歇斯底里地嚎叫：“清查办的人要统统枪毙！”统统枪毙！他们要枪毙的只是省、地、市委清查办的一百多名共产党员吗？不是，绝对不是。如果他们为林彪及其死党程世清翻案的阴谋得逞，无数共产党人、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就要倒入血泊之中。与此同时，他们还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诬蔑省委几位负责同志“是程世清一伙”的人，给省委几位负责同志定性戴帽，什么“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囉，什么“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囉，妄图一棍子打死，篡夺省委的领导权。他们秉承“四人帮”大搞第二武装的黑旨意，完全以政治流氓王洪文的“改造民兵”的黑讲话为宗旨，根本违背毛主席关于“党指挥枪”的原则，撇开军事机关的领导和指挥，蒙蔽一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仓促拼凑起“南民总”，充当他们篡党夺权、镇压革命群众的御用工具。他们这种倒行逆施，一面闹翻案，一面要篡权的反革命复辟的丑恶表演，遭到全省广大革命干部、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坚决反对和抵制，但却得到“四人帮”的庇护和支持。王洪文胡说什么：“联系江西实际只能批刘，不能批林、程。”“程世清算什么？不是大头子”。并恼羞成怒地叫嚷：“有人说批林批孔夺了权，如果说夺权，就是夺权”。白骨精江青还握着潘世告的手说：“老潘呀，你不要激动，我们的苦已经到头了”。这就充分暴露了涂烈等人猖狂进行翻案篡权的反革命复辟阴谋活动，后台就是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从此，涂烈和于德馨等人的乌龟头又伸出来了，同以后调来江西工作，同样是“四人帮”亲信的李广仁紧密

勾结在一起，上窜下跳，煽反党之阴风，点夺权之鬼火，更加猖狂地向党进攻，为“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卖尽了力气，费尽了心机，干尽了坏事，罪恶累累，罄竹难书。

二、涂烈等人紧密配合“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罪恶阴谋，疯狂反对、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和英明领袖华主席

穷凶极恶的“四人帮”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丧心病狂地反对和迫害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攻击和陷害敬爱的周总理，诋毁和反对英明领袖华主席。涂烈、于德馨、李广仁等人与“四人帮”遥相呼应，一唱一和。

毛主席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的伟大领袖，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涂烈等人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疯狂反对、恶毒攻击毛主席。去年三月，中央四号文件传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指示，涂烈竟在五月十八日省委常委学习会上，胡说什么“不能说文化大革命三七开都要讲呢？不是的”。公开跳出来对抗毛主席的指示，为“四人帮”破坏文化大革命开脱罪责。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三日，经党中央批准，《江西日报》发表毛主席的《七·三〇指示》。省委决定要集中版面，突出报道，而涂烈却与他在报社的同伙密谋策划，在同一天报纸上，抛出了涂烈秉承张春桥黑旨意炮制的《林彪与朱熹理学》的黑文章，公然同发表毛主席的指示唱对台戏，影射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去年四月八日，涂烈指使他在报社的同

伙拟写诬告信，捏造罪名，陷害省委负责同志。后来将信改为电报发出，并将原文抬头“毛主席、党中央”恶狠狠地撕掉，改为“姚文元并中央”，涂烈及其同伙这样一改，充分暴露了他们疯狂反对毛主席的反动心理。去年七月三十日，华国锋同志在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国内问题要注意”的指示，那个自称“是张春桥调来江西工作”的李广仁却在各种会议上，多次歪曲说：“国内问题要注意，就是要注意走资派的动向”，“就是迟群讲的要注意可能会发生比天安门事件更大的事件”。李广仁这样肆无忌惮地歪曲毛主席的指示，毫不掩饰地兜售“四人帮”的反革命黑货，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向毛主席亲自安排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指向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去年六月，潘世告唆使其同伙举办所谓《文化大革命永放光芒》的图片展览，展出照片一百二十四幅，其中毛主席的照片只有九幅，周总理的照片只有一幅，而潘世告的照片却达十五幅之多，狂妄地把自己凌驾于毛主席、周总理之上。去年六月，中央发出了关于毛主席病重的绝密电报，规定只传达到省委常委，涂烈擅自向其同伙泄露，他的同伙听到毛主席病重的消息，幸灾乐祸的狂叫：“活不长了”、“红太阳快下山了”。真是反动透顶！

周总理是毛主席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杰出领导人，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我们衷心爱戴的好总理。批林批孔期间，涂烈却学着“四人帮”的腔调，肆意篡改批林批孔的大方向，不批林不批孔，别有用心地散布什么批林批孔“眼界要宽些，考虑要深些”，潘世告也到处煽动说：“批孔要联系实际，就是要批现代的孔老二”，妄图把敬爱的周总理打成“现代的孔老二”。去年清

明节前后，广大革命群众衷心缅怀周总理，刷写了“怀念敬爱的周总理”和“挥泪继承总理志，誓将遗愿化宏图”等标语。涂、于、李对此十分仇视，把广大群众怀念周总理的行动，诬蔑是“反革命逆流。”李广仁则利用他窃取的那一部分权利，伙同涂、于等人在南昌市大搞法西斯专政，把刷写怀念周总理标语的群众打成“现行反革命”，擅自用专政工具抓人、捕人，还疯狂叫嚷：“要揪三线、四线、五线、六线的人物”。事实恰恰相反，涂、于、李的所作所为，才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逆流，他们那一小撮人才是货真价实的现行反革命。

华主席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你办事，我放心”六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充分表达了毛主席对华主席的无限信任。毛主席放心，我们一千个放心，一万个放心。华主席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当之无愧的英明领袖。涂、于、李等人同“四人帮”一脉相承，对华主席竭尽诬蔑攻击之能事。去年二月，中央发了关于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的一号文件，张春桥写下了所谓“二月三日有感”，发泄他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作出的英明决议极端不满，对华国锋同志怀有刻骨的仇恨。“四人帮”的亲信涂烈看到中央文件也极为不满，他恶狠狠的叫嚷说：“加个‘代’字，就是要代段时间，要看一看。不然的话，也可能当不成。”接着又举例说：“文化大革命^{搞成武}×××也当代总长，代了好久，还是不行”。毛主席逝世后，涂烈又十分露骨地攻击华主席“是左是右搞不清，他接班，中国的前途很难说。”“他从右的方面上台，那就是极右派上台。他站在右边的可能性很大。”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下达后，全国军民热烈欢呼，坚决拥护。李广仁却怀恨在心，在审查南昌市革委政治部拟定的宣传标语时，将“热烈欢呼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英明决议”这条口号，恶狠狠地一笔勾掉。涂、于、李等人对华国锋同志穷凶极恶的攻击，正好说明这一小撮自封为“革命左派”的败类，右得不能再右了，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反对毛主席，仇视共产党，仇视社会主义的极右派。

三、涂烈等人秉承“四人帮”“层层揪”、“揪一层”的黑旨意，妄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 的党政军负责同志，阴谋篡夺江西党政军大权

毛主席早就指出，在长期的革命中，我们的党“不但造就了一大批会治党会治国的有力的骨干，而且造就了一大批会治军的有力的骨干。这是无数先烈的热血浇灌出来的革命的鲜花，不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光荣，而且是世界共产党和世界人民的光荣。”对广大革命老干部是肯定还是否定，从来就是左派和右派、革命派和反革命派的分水岭。“四人帮”这伙极右派极端仇视我们党的新老干部，对我们中央和地方的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对这些跟随毛主席革命几十年，忠心耿耿为人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领导骨干，恨之入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大肆鼓吹什么要“层层揪”，“揪一层”。涂、于、李等人秉承“四人帮”的黑旨意，紧密配合“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需要，妄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阴谋篡夺江西的党政军大权。

“四人帮”的亲信涂烈、于德馨、李广仁等人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领导同志横加诬蔑，肆意攻击。早在一九七四年，省总工会某些人整了一份造谣中伤三位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涂烈看后如

获至宝，立即安排在省“三全会”上发言，后来又将这份材料印成传单散发。去年年初，涂烈、于德馨威逼江渭清同志将他传达的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印发给群众批判。当江渭清同志指出这个传达包括中央几位领导同志的指示时，于德馨竟气势汹汹地说：不管中央那个领导同志讲的，“我都敢斗，斗到底！”去年三月，潘世告又在他们召开的黑会上，影射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网罗走资派，物色投降派，组织复辟派，打击造反派”。去年八月，涂烈更赤裸裸地攻击说：“看来中央的斗争也是很激烈的，就是一个^邓×××？肯定不是。他们是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有几个老的，^谷××、×××、×××还不是他们一伙的”。涂、于、李等人这样诬蔑攻击中央领导同志，正是因袭了吴王刘濞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反革命策略。其根本目的就是配合“四人帮”架空毛主席，进而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涂烈、于德馨、李广仁这帮黑心勃勃的家伙，为了篡夺省委的领导权，合谋实行“围垮省委领导，搞乱全省形势，争取地市起义，造成既成事实，迫使中央表态”的反革命夺权方案，采取“自上而下，蛇头龙尾，炭火炖肉，稳步前进，逐步深入”的反革命行动步骤，进行了一系列的阴谋活动，采取种种卑鄙而毒辣的手段。

一是大造反革命舆论。去年以来，涂烈赤膊上阵，逢会就发表反党讲话，诬蔑省委负责同志是“资本主义道路一走再走，而且越走越快，越走越凶，越走越远”。他对其同伙说：“王（指政治流氓王洪文）、张（指狗头军师张春桥）把话讲得很清楚，江西的走资派就是江、白、黄。这次非同他们斗到底不可，非打倒他们不可。”潘世告对于德馨说：“你记得吗？七二年十七号文件点了你和文^道××的名，一直到现在还在压你，多厉害呀！这一次一定不能放过他们。”潘世

告还恶毒地把省委负责同志比作一个“臭鸡蛋”，多次狂叫要“打掉蛋壳（指江渭清同志），吃掉白、黄（指白栋材、黄知真同志）。”李广仁则利用自己窃据的职权，一手炮制了所谓《南昌地区省、市委委员，省、市革委委员学习班纪要》和《市委常委学习班纪要》，公然给省、市委几位负责同志扣上“还在走的走资派”的帽子，叫嚷“一定要把他们批倒批臭。”涂、于、李的同伙也喧嚣一时，到处散布什么省委负责同志“留一个是个祸，留一双要遭殃，三个不打倒，江西不得了”的反动谬论；“省委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公安局的头头都是复辟势力，一定要打掉江、白、黄这四根台柱子”。在涂、于、李的直接策划下，他们私整了省委和省直部门二十一位负责同志的黑材料，送“四人帮”，散发到社会上，其中江渭清、白栋材、黄知真同志的黑材料就达十三万多字，连续印发数万份，在全省广为流传。涂烈还支持他的一个同伙，以“一天连续工作十八小时的工作量”，赶写一个大学生与“走资派”省委书记作斗争的毒草电影剧本《后代》，为“四人帮”和他们一伙篡党夺权拼命摇旗呐喊，得到白骨精江青和“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的赞赏。在涂、于、李还出谋策划把吹捧“四人帮”的毒草话剧《盛大的节日》搬上舞台。刹时间，群魔乱舞，毒汁四溅，篡党夺权的反革命舆论甚嚣尘上。

二是网罗党羽，结帮篡党，制造分裂。早在批林批孔期间，涂烈、潘世告、于德馨就与×××、××等人抱成一团，无耻地互相吹捧，你封我当省委书记，我提你当省委常委，甚至向“四人帮”写报告，伸手要官要权。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来，涂、潘、于、李等人抱得更紧，活动更为猖狂，他们对省委常委和在赣中委秘密分类排队，提出什么依靠谁、牵住谁、压制谁、打倒谁的反革命策略。他们以潘世告长住

江西宾馆的房间为据点，经常召开黑会，密商反党篡权阴谋，他们在省委会上，彼此呼应，狼狈为奸，大吵大闹，以帮压党。他们策动省革委常委中的一些人，盗用省革委名义来同省委唱对台戏，涂烈、于德馨曾多次对潘世告说：“中央首长（指狗头军师张春桥）要你到省里工作，你是省革委副主任，主持省革委工作是名正言顺的，怕什么，我们支持你”。在涂、于的支持下，潘世告曾背着省革委主任江渭清同志，私自召开省革委常委会，泡制了一份诬告省委负责同志的电报。他们还拼凑篡党夺权的阴谋组织“七人小核心”、“二十一人碰头会”以及材料组、联络组、行动组。这些黑机构自成体系，插手地、市、县，同省委分庭抗礼。他们采取打进去拉出来的卑劣手段，在省委办公厅机要处、档案馆和省委组织部、省公安局等要害部门，拉拢某些人盗窃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为他们篡党夺权服务；在省委警卫处拢络个别意志衰退的人，监视、盯梢省委负责同志的行动。他们为了网罗篡党夺权的班底，千方百计包庇坏人。被涂烈、于德馨、李广仁和潘世告直接插手包庇的坏人，有恶毒攻击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盗窃党的机密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有打、砸、抢首犯和杀人凶手，有阶级异己分子，有叛徒，有劳改犯，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有右派分子。事实雄辩地证明，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是“四人帮”及其亲信的社会基础；而“四人帮”及其亲信则是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是正在走的走资派。

三是大肆进行反革命串连，策划所谓“争取地市起义”。涂、于、李等人歪曲中央关于“不准串连”的指示，是什么“不准走资派串连”，而把自己打扮成“革命左派”，背着省委，到处乱窜，四方游说，煽阴风，点邪火。去年七月，涂烈唆使九江地委、地革委常委中

的某些人，炮制了一个与中央四号文件相对抗，把矛头指向省委负责同志的九江地委四十一号文件，接着又伙同潘世告学“四人帮”那样，以个人名义给地、市委负责人送去这个黑文件，并写信要他们仿效搞所谓“转弯子”，妄图策动地、市委负责人转向“四人帮”一边。涂、潘、于还亲自出马，窜到宜春同地委一个主要负责人密谋，炮制了一个比九江地委四十一号文件“调子更高”的十六号文件。李广仁更不甘落后，在市委常委学习会上，把刚刚下达的中央十三号文件搁在一边，强令学习九江地委四十一号文件，并以这个文件为兰本，亲自炮制了一个给党中央的所谓报告，报告捏造了省委负责同志“八大罪状”，狂妄要挟中央采取“必要的措施”。他们这样做，就是妄图造成“兵临城下”的局面，一举压垮省委。

四是策划围攻、绑架、游斗省委负责同志，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涂、于、李等人秉承“四人帮”关于“对走资派怎么搞也不过分”的黑旨意，在大肆诬蔑攻击省委负责同志的同时，发出了一片杀气腾腾的反革命喧嚣声。他们狂吠什么“对走资派就是要采取焚书坑儒的办法，把他们坑掉”；“打不倒就赶跑，赶不跑就整死”；要“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真是杀机四起，血雨腥风。在涂烈等人的直接策划下，他们搞车轮战术，日夜围攻省委负责同志。他们冲击纪念毛主席《七·三〇指示》发表十五周年大会，打伤警卫人员，非法绑架在会上作报告的省委书记黄知真同志，连续进行围攻批斗。他们冲击福州军区九四医院，把身患重病。经中央批准、正在住院治疗的福州军区政委、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同志抢到江西医院，惨无人道地拔掉输氧管，挂上黑牌子，在烈日炎炎下游斗，造成江渭清同志三天中抢救五次的严重后果。当时江西医院的同志曾赶到于德馨家，要他

们将江渭清同志迅速转回九四医院以保证安全时，于德馨凶相毕露地说：“江渭清死了又怎么样！”一语泄露天机，他们大搞围攻、绑架、游斗的罪恶目的，就是妄图置省委负责同志于死地，以便他们取而代之。后来，中央来电批评涂烈等人的非法行为，他们还大耍两面派手法，一面谎报情况，欺骗中央；一面唆使同伙在街上刷写“斗走资派有理，斗走资派吃价，斗走资派光荣”，“迎着风浪上，对着阻力行，顶着压力干”的反动标语，狗胆包天地公开对抗党中央。

五是反党乱军，密谋策划为“南民总”翻案，妄图重建“第二武装”。涂烈等人在军内挑拨离间，对省军区领导同志暗搞分类排队，妄图搞乱军队，夺取军权。与此同时，他们公开反对毛主席亲自圈阅的一九七五年二号文件，一面大放要恢复第二武装“南民总”的空气，说什么“南民总”“这个案迟早是要翻的”；一面指使其同伙起草恢复“南民总”的行动方案，搜集了一大批“罗汉”，组织起许多专门搞武斗的小分队，到处搞反革命打、砸、抢，为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服务。

六是破坏抓革命、促生产，搞乱形势，妄图乱中夺权。涂、于、李等人同“四人帮”串通一气，对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肆意扣上“唯生产力论”和“以生产压革命”的大帽子，到处鼓吹“不为错误路线生产”、“路线不正，不怕停工”等谬论，竭力破坏“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使全省的工农业生产遭受严重损失。而涂烈等人却贼喊捉贼，倒打一耙，把他们破坏生产造成的损失转嫁给省委负责同志。潘世告胡说什么：“你问我要煤，我问你要线”；涂烈在江拖的那个同伙赤裸裸地说：“江拖是全省最有影响的单位，要把它搞乱，越乱越好。全厂瘫痪了，路线错

误的帽子就戴在省委头上了。”寥寥数语，和盘托出了他们嫁祸于人、乱中夺权的险恶用心。

涂、于、李等人为了搞垮不听命于他们的各级党委，打倒一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各级领导干部，到处散布江西是“还乡团执政”、“复辟派掌权”，煽动“层层揪”、“揪一层”。他们的同伙也疯狂地叫嚣什么“江西的干部不是换螺丝钉的问题，而是砸烂整个机器的问题”；“领导干部百分之八十是走资派，打倒百分之八十还是好的。他们在新干县的几个同伙，在给白骨精江青的效忠信中，恶毒诬蔑县、社领导干部“如同国民党的县、区、乡保长”，狂妄提出“要象土改划阶级、五七年划右派那样，划一批走资派。”涂烈和潘世告还频繁召见来自全省各地的小伙计，面授篡党夺权机宜。他们插手到那里，那里就是一片混乱；那里插手最多，那里就乱得最凶。

四、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涂烈等人紧密配合“四人帮”，加快篡党夺权的步伐

每当革命处于关键时刻，潜伏在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总是要跳出来，破坏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维护或复辟资本主义制度。托洛茨基派趁列宁病重不能视事，向党和党的领导发动了新的进攻。“四人帮”继承托洛茨基的衣钵，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我们党和国家面临巨大困难的严重时刻，加快了他们篡党夺权的步伐。涂、于、李等人紧密配合，丧心病狂地加紧向党进攻。他们使出浑身解数，对“四人帮”进行美化和吹捧。涂烈无耻吹嘘“四人帮”“对文化大革命是有功的”，“他们很有水平，有路线斗争经验，是我们党的接班人”。还说：“有张春桥这样的理论家是我们的

骄傲”；“中央的舆论工具掌握在姚文元手里，完全可以放心”。涂烈的得力帮凶、那个打砸抢的头子、现行反革命分子汤铸肉麻地吹捧“王洪文是新生力量的代表”，“张春桥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江青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毛主席逝世以后，他们更是心急如焚地要抬“四人帮”上台。潘世告散布说：“江青跟主席跟得紧，她接班中国有希望”；涂烈叫嚷：“中央的人事安排，根据形势分析，张春桥任国务院总理。”涂烈还拿着一张刊有“四人帮”蓄意突出自己的照片的报纸对潘世告等人说：“王（洪文）当主席有没有问题？”潘世告立即呼应道：“中央候补委员没有选举权，只有发言权，江西就只我一票，我一票是靠得住的。”中共中央中发〔1976〕15号文件下达后，涂、于、李的一个同伙竟狂吠什么“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要排上去”。他们盼“四人帮”上台，简直是盼得眼珠都要滴血了。

涂烈等人在美化吹捧“四人帮”，竭力抬“四人帮”上台的同时，积极搜罗反革命政治势力，拼凑黑班底，为他们夺权上台加快组织准备。去年八月份，涂烈紧急布置他们在省委组织部的爪牙全面了解省直和各地市主要领导干部的“现实表现”，说什么“江西问题快解决了，作好准备，将来有用”。并再三叮嘱“要着重了解好的和不好的两种”，“力争快点搞出来。”李广仁则在南昌市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只要是跟着他们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跳得高、闹得凶的，不管是什么人都实行“双突”，以落实政策为名安插亲信。他们还躲在阴暗的角落里，你吹我捧，密商了省委的班子问题。潘世告推涂烈当一把手。涂、于、李的同伙也叫嚷：“一把手要土生土长的”。他们还为罪证确凿的叛徒刘瑞森翻案，准备把叛徒刘

瑞森作为“老干部”抬出来工作，当他们的“黑高参”。对省委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省公安局等重要部门和单位，他们都作了夺权的组织准备。

涂、于、李等人一面加紧夺权的组织准备，一面急不可耐地向省委要权、逼权、抢权。去年八月间，涂、于、潘率到九四医院，逼江渭清同志交权。涂说：“你生病，怎么不离开南昌？你到上海去不好哇！到北京去不好哇！你为什么叫黄知真主持工作？黄知真是走资派，走资派还在走”。于、潘齐声附和，竭力帮腔。江渭清同志坚持党的原则，坚持寸权不给，对他们进行了严厉批驳，使他们的阴谋遭到可耻的失损。但是涂烈等人并不死心，在九月二十二日的省委常委会上，又由于德馨出面逼迫省委主要负责同志把权交给涂烈。于说：“现在还有些常委没有分工，如涂烈。我的意见，他现在可以管管运动，管管批邓反右”。由于省委负责同志的抵制，他们的阴谋又破产了。

毛主席逝世的当天下午，举国上下，哀思如潮。涂烈却幸灾乐祸，赶忙跑到于德馨家里，与于密商夺权新阴谋，议定急电潘世告和×××来南昌，“先把一个部门的工作抓起来”。潘世告和×××到达南昌后，涂烈当面交待说：“这次你们就不要回去了，就到省工会、省妇联去上班”，妄图首先控制这些群众组织，作为他们向党进攻，全面夺权的前哨阵地。同时，涂烈还派人到江西日报社，指令其早在一九七五年就已停止工作检查交待问题的三个同伙“赶快上班”，并在省委常委会上提出要恢复他们三人的工作，妄图通过这三个同伙控制《江西日报》的舆论大权，为他们上台鸣锣开道。

十月初，正当“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丑剧愈演愈烈的时候，涂烈、李广仁亲自主持召集他们的几十个骨干开黑会。他们在会上反复强调

“四人帮”伪造的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动员其同伙破釜沉舟，进行反革命夺权。紧接着，他们又策划大刷“革命派团结起来，向走资派发动全面进攻”，“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等标语，发出了全面夺权的紧急动员令，涂烈在赣州地区的同伙，炮制了一份题为“向江、白、黄发起总攻击”的黑传单，胡说什么“我们跟走资派斗争的实践证明，只要他们手中还有一分钟权力，都决不会停止对运动的反抗”。最后还张牙舞爪地叫嚷：“打倒江、白、黄，摧垮‘还乡团’，把权夺回到无产阶级手里！历史就要写上这一页了”。他们要篡党夺权，连一分钟也等不得了。真是利令智昏，猖狂已极。

就在涂烈等人紧锣密鼓进行夺权之际，那个已经调离江西的^{陈昌}××_毒在北京领受了江青关于“你们提出个解决江西问题的办法来”的黑旨意，急忙捎信涂烈、潘世告赶去武汉密商篡夺全省党政军大权的阴谋诡计。涂、潘从武汉回到南昌，立即串通于德馨等六人，联名要挟中央“把省委常委召到北京去”，“解决江西问题”，“并吸收去年调离的两名常委参加”。后又纠集十一个人，以省革委常委的头衔拍发了内容类似的电报，向中央施加压力。他们还到处散布说：“十月初有个大的行动”，连续通知收听什么“重要广播”，“要多多准备红纸、鞭炮”，梦想为“四人帮”和他们自己上台的“盛大节日”搞大庆祝。

可是，“四人帮”在江西的亲信涂、于、李等人的愿望终究是一枕黄粱，正当他们得意忘形的时候，“四人帮”彻底垮台了，正如鲁迅所说：“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四人帮”在江西的亲信涂烈、于德馨、李广仁等人干了那

么多的坏事、丑事，到头来，只不过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落得个身败名裂的可悲下场。

五、“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粉碎后，涂烈等人 负隅顽抗，垂死挣扎，妄图东山再起

英明领袖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忠实地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我们党胜利了，无产阶级胜利了，人民胜利了，光明的社会主义中国胜利了！深受“四人帮”之害的江西军民，倍感华主席英明伟大，大家欢欣鼓舞，热烈庆祝这个伟大的历史性胜利。而“四人帮”在江西的亲信涂烈、于德馨、李广仁等人却兔死狐悲，如丧考妣，四处刺探情报，慌忙布置退却，妄图东山再起。

他们顽固地站在极右派的反动立场上，在十月十一日刺探到中央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后，象疯狗、恶狼那样，发出绝望的哀鸣，垂死的狂嚎，公然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恶毒诬蔑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是“右派政变”。他们极端反动地口吐烂言，说什么“问题是相当严重的，这些人最革命，所以要搞掉”，为“四人帮”鸣冤叫屈，扬幡招魂，并把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比作赫鲁晓夫搞掉贝利亚的事件，极其恶毒地攻击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攻击敬爱的周总理，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攻击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他们的反革命语言，同帝、修、反和林彪反革命的《“571工程”纪要》的语言一模一样，真是反动透顶！

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井冈山儿女，最紧密地团结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向“四人帮”及其在江西的亲信发起了猛烈的

反击。这时，涂、于、李等人惊恐万状，于十月十二日、十三日、十四日先后策划召开了一系列的黑会，搞所谓“统一思想”，密谋伺机反扑的反革命策略，议定：“要吸取程世清垮台的教训，在精神上，思想上作好准备；要统一口径，有些材料要马上处理，在力量上要保持有人隐藏下来”，“到时候上山打游击”。妄图负隅顽抗，垂死挣扎。

随着揭批“四人帮”大好形势的深入发展，惶惶不可终日的涂、于、李等人又把反革命复辟的希望寄托于“四人帮”在上海的一小撮余党发动反革命武装暴乱。涂烈的一个同伙说：“上海有民兵，总不至于一下子被压垮，要是上海干起来，我们也参加一起战斗，死了也光荣”，“不会打仗，还可以帮着搞点宣传”。经过一番密谋策划，涂烈等人直接组织和操纵的反党阴谋组织“七人小核心”和“二十一人碰头会”的成员日夜销毁黑材料，毁灭罪证，先后于十月十四日、十五日逃往上海。逃跑之前，尾随涂烈的那个黑高参还特地把同“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徐景贤取得联系的通讯地址和电话号码告诉了仓惶出逃上海的同伙，并叮嘱：“如那里情况好，你就不要回来了，打电话回来，我和老涂他们再走，把那里作为第二延安”。他们分批逃到上海时，上海广大共产党员、工人阶级、驻沪人民解放军、革命干部、民兵和人民群众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英勇斗争，使“四人帮”预谋的反革命武装暴乱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上海已成为埋葬“四人帮”的汪洋大海。涂烈策划其同伙分批潜逃上海，负隅顽抗的反革命阴谋也彻底破产了，他们走头无路，于十月十八日，只好夹着尾巴溜回南昌，匆忙用暗号向涂烈的黑高参报告：“天气不好，注意感冒”。大势已去，无可奈何，涂烈则于十月二十一日晚私

调汽车，漏夜离开南昌市，夹着一大包黑材料，畏罪潜逃，经公安部门侦查，在人民群众的协助下，十月二十五日将涂烈拘捕归案，实行隔离审查。“四人帮”在江西的亲信涂烈、于德馨、李广仁等人一个也没能逃脱人民的法网，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时至今日，他们的反动立场还根本没有转变，大量的触目惊心的事实告诉我们，“四人帮”在江西的亲信还在梦想复辟。今年元月二十九日，南昌市公安局还查出一批隐藏得很深的黑材料，其中有准备篡夺市委及市直各部、办、局领导权的黑名单。这批黑材料埋藏在一个人家里的地底下，地面上是桌子，桌子下面是鸡笼，鸡笼下面铺了砖，砖下面挖了一个坑，用防潮防腐的塑料袋装着的黑材料就放在坑里，隐藏这批黑材料的就是一个与李广仁关系非常密切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同志们，我们一定要牢记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教导，“**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将革命进行到底**”。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揭发批判‘四人帮’是一场政治大革命”。要把这场政治大革命进行到底，就要认真学好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当前，特别要认真学好毛主席的光辉文献《论十大关系》和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学好文件抓住纲，把“四人帮”的“三搞一篡”、“三反一砍”的反革命罪行揭深批透，大打一场深揭狠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彻底肃清“四人帮”的修正主义流毒和影响。在这场政治大革命的伟大斗争中，我们一定要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枪口对准“四人帮”及其在江西的亲信涂烈、于德馨、李广仁等极少数几个人，对于这一帮蛇一样的恶人，我们决不心慈手软；对于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有关的人和事，我们要一个一个，一件一

件彻底查清楚，决不半途而废。把“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和散布的修正主义毒菌揭深揭透、批倒批臭。

让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及其在江西的亲信涂烈、于德馨、李广仁等人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发抖吧！